

网络语言概说

于根元 主编

@

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台研究中心
科研课题成果

网络语言概说

主编 于根元

副主编 熊征宇

刘海燕 孙述学 张 莉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语言概说/于根元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10

ISBN 7-5017-0422-8

I . 网… II . 于… III . 网络语言-研究 IV . TP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170 号

责任编辑:苏耀彬

个人主页:<http://fbshs.top263.net>

电子信箱:fbshs@263.net

联系电话:010 - 6835 - 4197

传真电话:010 - 6835 - 9421

平面设计:侯 明

联系电话:010 - 6831 - 9283

网络语言概说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conomyph.com>)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A5 7.75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5017-0422-8/Z·118

定价:18.00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比较概要地系统论述网络语言的专著。是我们“网络语言研究”课题的主打成果，在这之前，有一个副产品《中国网络语言词典》2001年6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本专著同《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是网络语言冲击波的阶段性成果。

近一年来，网络语言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三个冲击波。这三个冲击波相互之间又有交叉。

2000年6月26日《文汇报》刊登驻京记者吴娟的记者见闻《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开始形成了第一波。在这之前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比较引人注意的大体上是在文学界，别的领域有一些零星的札记和议论。在这之后许多媒体的议论和文章多了一些。这些议论和文章不一定是由吴娟的记者见闻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是各界已经关注这件事了，吴娟敏感地作了报道，进一步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但是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各说各的，议题不很集中，影响都不很大。

这篇记者见闻里的最后两段跟我们课题研究有关，也就是跟第二第三波有关，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波的开始。最后两段说：

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新词新语的发展？北京广播学院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于根元教授认为，首先应制订网络新词新语规范的基本原则，研究哪些词语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国家相关部门和各个网站应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规范引导网络语言的正常发展。对一些粗俗的、不文明的语言现象要制止，对一些特别的语言表达方法要观察、分析、探讨，因

为这当中不少词语也有可取之处，对丰富当代语言有价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网民的素质和水准。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已开始关注网络语言现象。例如北京广播学院已成立全国第一家网络传播学院，其中设立了网络语言应用系，有关网络新词新语的研究课题已经展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部分来自网络的新词新语将被编入网络用语词典，相关的专著和教材也将出炉。一门新兴学科——网络语言学正在建立之中，这一切，无疑有助于网络语言生动活泼、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

吴娟的这篇记者见闻一刊登就引起了反响。《文汇报》第二天就以“怎样看待新的网络语言”为题，发表了三篇讨论文章。一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耀晶的《网上词语的规范有待时日》，认为：“网上出现的词语有一部分看上去确实很怪，但是也很有表现力，很能反映一些网民的性格以及对新时代的敏感。至于这些词语今后能否被全民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检验，在目前阶段，可以一边自由地应用，一边自由地发表各种不同看法，规范问题看来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一篇是《人民日报》网络版“强国论坛”版主钢铁的《新的网络环境肯定会产生新的语言》，认为：“对不文明、粗俗的不规范语言当然要进行控制，而对于一些体现网民聪明才智、有创造性、网友之间都能心领神会的特色语言，我觉得只要是文明得体的，不但不应禁止，还要鼓励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汉语网络语言的发展，以此形成一个良好的、符合网络社区特定规律的语言环境。作为版主，我有时候也会说几句如‘886’（再见）这样的网络通行语，风趣幽默的话对调剂网络气氛很有益。”一篇是奥美广告公司员工Christyle的《强调规范，更要允许创新》。

这期间，《语文建设》2000年第10、11、12期，都刊登了研究文章和讨论文章。第10期的卷首刊登了王均的《网络时代

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学》，认为：“在国际联网时代，包括外语借词缩略语在内的新词语的猛增，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必然趋势，语法的精密化也肯定是一种进步。汉语书面语中‘他、她、它’‘那、哪’的区别和文本的横排以及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曾经有人强烈反对，他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讽刺挖苦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但到现在，也只有接受。语文保守主义和语言‘净化主义’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它必然要碰壁。”第10期上还刊登了刘洁的《我看网络聊天语》、闪雄的《网络语言破坏汉语的纯洁》。关于闪雄的文章，《编后》特别指出：“这篇文章原载2000年6月16日《文化时报》，对网络语言提出了批评，我们转载它，是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欢迎大家发表意见。”第11期刊登了劲松、麒珂的《网络语言是什么语言》。第12期刊登了荆莉的《一惊一乍看网名》、鄂巧玲的《网名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心理》。2000年10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易文安编著的《网络时尚词典》，很不错的。

这期间，新浪网2000年8月29日有一篇文章叫“网络语言‘说都不会话了’”，新浪网说是刊登在一份报纸上的。这份报纸在北京长期以来还是颇有品位和信誉的。这是批评网络用语的，是一篇难得的史料，部分记录于下。

如果有一天，你收到这样的来信：“7456，TMD！大虾、菜鸟一块儿到偶的烘焙鸡上乱灌水，这些水桶真是BT！哥们儿用不着PMP，到底谁是好汉，光棍节过招。94酱紫，待会儿再打铁。呵呵！”你觉得这还像是正常人讲的话吗？

按理说，科学越发达，对于语言的掌握和使用就应该越准确。但是，有些时候也不尽然，网络语言就是如此。

网络语言，是怪词、错字、别字的天下，也是数字与字母的世界。见到了“造砖”、“灌水”，别以为到了建筑工地，

遇见了工头，其实，那只不过是说在聊天室或 BBS 版上的发言“用心写”与“随意写”。瞧见了“屁兔”、“猫”，也别认为是到了饲养场，在谈论动物新宠。这些不过是“奔腾处理器芯片第二代 PII”和“调制解调器 MODEM”等硬件设备的外号。若是瞧见“版猪”、“大虾”、“菜鸟”、“烘焙鸡”、“酒屋”、“酒吧”，也犯不着没事偷着乐，没人请客设饭局。“版猪”不过是“电子公告版管理者”；“大虾”和“菜鸟”是“超级网虫”与“网络新手”的代名词；“烘焙鸡”是“个人主页 HOME PAGE”的谐趣音译；“酒屋”、“酒吧”则是“WIN95”和“WIN98”操作系统的简称。在屏幕上若有“TMD”、“NND”、“PMP”、“WBD”这样的字母，也别费心思琢磨，是不是发现了美国弹道防御系统、联合国中的某个国际组织，或是世界经济贸易协议，这些统统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网络脏话。还有那一串串数字，“687”（对不起）；“886”（拜拜了）；“7456”（气死我了）；“5555”（伤心地哭声）；“562059487”（我若爱你，我就是白痴），叫人瞠目结舌。

要说玩文字游戏，也有雅俗之分。……

但是一些网络上的文字游戏，却难叫人恭维：怪词、错字、别字变成了幽默，规范的语言变成了调侃，外国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变成了字意表达。这些叫人看不懂，瞧不明白的“网络语言”与正常的汉语杂糅相间，就好像西餐的开胃沙拉上浇的不是千岛汁，而是王致和的臭豆腐，不仅生猛过头，并且消化不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基石。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保留至今，其中规范的科学的语言文字，是维系这种文化的纽带。

语言的纯洁，不仅仅意味着文化的纯洁，更意味着价值

观念的纯洁。没有对自己母语深沉的热爱，就不可能有对自己国家历史的尊重和对自己民族价值观念的操守。

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一封文章开篇那样的来信，你会觉得这是正常人讲的话吗？

或许自己“升级太慢”，缺少一颗“奔腾的芯”，或许自己对这些“网络语言”无法“兼容”，每当看到电脑屏幕上出现这些刺眼的文字，我都会落荒而逃，关机下网，马上把自己刚才在虚拟世界中的脑子和语言迅速“格式化”。否则，日子长了，没准儿自己也会落下病根儿，真的连“说都不会说话了！”

吴娟在《文汇报》2000年12月12日报道的《网上会话不再雾里看花》，开始了第二波。这篇报道，报道了我们正在编写和不久即出版《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消息。此后，大量的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纷纷转载或者自己采访、报道这个消息。有的媒体也同时报道了质疑的意见，但是还是肯定的成分多。例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5日刊登的记者桂杰的报道《网语词典六月问世，新新话语该捧该贬》，《北京晨报》2001年1月15日刊登的实习记者李健的报道《网络语言你懂吗？》。

第三个冲击波是从《南京日报》2001年2月13日刊登记者李芳的《网语词典是黑话词典吗》和《北京科技报》2001年2月16日刊登记者、编辑阮帆的《网络语言“敲出新天地”》开始的。这个阶段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准确地说起初是批评网络语言和编写《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后来是另外一种解释，更多的语言学专家发表意见。参与的媒体增加到约三百个。

2001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傅勇军的文章《“网络词典”就像黑话词典》。这更是一篇难得的史料，部分记录于下。

标榜为新新话语的“网语”词典（中国网络用语词典），

听说6月要问世了，如果作为社会语言学和新词语领域的研究，搜集出本词典供专家学者研究时作参考，倒也算件有意思的事，如果认为能起到一些语言发展的推动作用，难免让人觉得牵强附会。

上网的年轻人居多，不客气地说，追时髦上网聊天的比例也不小，说穿了，什么“GG”、“美眉”、“大虾”之类不过是玩玩无聊的文字游戏。把这些毫无意义的游戏词汇一本正经地去注释、去出版，不管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对当前急需的语言规范肯定会产生不少负面影响。广告乱改成语之类已经在社会上对语言规范造成了伤害，“网语”何必再来凑这个热闹。

认真论来，聊天的“网语”与“黑话”有什么两样？都属于放着好好的“人话”不说，尽说些人听不懂的。小偷土匪跑江湖的碍于很多事情不敢明说，才编造了些外人听不懂的“黑话”遮人耳目，什么“你不是个空子是个溜子”啦，“么哈么哈，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之类的。难道网上交谈的是“黑道”上见不得人的，硬要造些奇奇怪怪的话语？

说“网语”生动有趣，那小偷的“黑话”也不见得不活跃，……小偷土匪一时还绝不了，其影响面也不小，是不是也要出一本“黑语”词典，让大伙明白明白，也好从他们的交谈中辨出个好人歹人，以利提高警惕，防盗防扒坏人？

网络是个神奇的世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快捷地获取和发布信息，费劲儿去学什么“网语”聊天，是对人的精力、财力的浪费，也是对现代科技的浪费。利用人们对网上的好奇，出本词典赚点柴米油钱好理解，把出版“网语”词典说得有多大的意义，最好是别信。人类需要创新，但创新的目的是要让大多数明白有用。

第二天，2001年2月1日，《文汇报》刊登了记者邢晓芳的

报道《为“网语”编书是否有必要？——有关专家对即将出版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提出质疑》。这篇报道的影响更大，不少媒体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同日转载了东方网上的这篇报道，目录在电子版封面的要目上。全文记录于下。

据报道，我国第一部网络词典——《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即将于今年6月问世。然而，近日一些专家指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现象，有着极其不成熟、不稳定的一面，以此种语言为对象编纂词典，对推动语言发展能起到多少作用，实在令人怀疑。

据介绍，《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收词2000条左右，词典既收入了一般性的网络术语，如第四媒体、伊妹儿、基准网民（主要的占大多数的网民）、网上录取等，也收入了聊天室常用的较特别的一些词语，如“瘟都死”（windows）、“大虾”（网络高手），“东东”（东西），“斑竹”（版主），“菜鸟”（初学上网技术不熟练的人），“猫”（调制解调器）等，以及常用的外语词缩写，如BBS（电子公告板）、CHAT（网络聊天室）、E-mail（电子邮件）等，还有GG（哥哥）、JJ（姐姐）、DD（弟弟）、MM（妹妹）等。一些专家认为，网络语言特别是聊天室里出现的“网语”大多数是上网的年轻人一种时髦的文字游戏，如美国被称为“米国”，7456代表“气死我了”等等，将这些肤浅的游戏词汇一本正经地去注释，去出版，客观上对当前急需的规范语言的要求会产生负面影响。有人认为，网上聊天的“网语”极不成熟，偶然性很大，不具有通用词语的稳定性，比如对聊天室、论坛的管理人员就有“班主”、“斑竹”、“版猪”、“班竹”等多种称法，体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有专家指出，把刚刚出现的、未定型的语言现象以工具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否有必要，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值得深入研究、思考。

主要针对上面的文章和报道作解释的还有 2001 年 2 月 13 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宋元的报道《网语词典胎中遭指责》，2001 年 2 月 14 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登了记者程晓龙的报道《网络词典惹争议》。阮帆的工作是成系列的，她还组织连载了《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一些样条和连载了《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网络语言概说》作者的一组文章。李芳的报道还采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熙。郭熙此后不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也发表了这方面的意见。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是这个阶段后期的特点。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范开泰也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意见。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多次在北京的高等学校做学术报告谈到网络语言，他的很多意见写在《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序里了。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詹伯慧写了一篇题为“对当前语言运用中一些现象的看法”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其中有一段是谈及《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大意如下：

据新闻媒体报道，近期有人为网语编纂词典，不久即将出版，把形形色色的网上词语汇集在一起，按照不同类型、不同功能进行释义，帮助读者认识网络语言，还能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资料，是不无意义的。据说这部词典收词约两千条，其中包括那些在“聊天室”中网民们使用的近似黑话的“新奇”词语。这又引来了社会的议论。有人认为，网络词典就像黑话词典，不应该把这些“游戏词语”一本正经地去注释、去出版，这样做不论主观上处于什么目的，客观上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个人认为，词典编纂工作毕竟是语言专业工作的一个方面。从语言研究，特别是词语研究的角度出发，即令是真正黑社会中的黑话，如果有人能够彻底“揭密”，把黑话加以曝光，汇编成册，让我们看到黑社会中的黑道人物如何使用黑话来策划他们见不得人的黑勾当，也

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只要是有人用来交际的语言，都可以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课题，哪怕是一些脏言秽语，不堪入耳的骂人粗话，眼下不是也有语言专业人士在作深入的探讨，并且堂而皇之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吗？我想，大概不会有谁把研究脏话看作是在推广脏话吧！现在正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之际，网络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网语，为这些网语，包括那些品位低下、胡乱拼凑的词语编纂一部词典，只要是抱着客观反映、科学分析的态度，编纂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难道语言的研究就只能阐明那些内容健康，形式规范的语言现象，而不应该去触及一些在内容或结构上受到评议的现象吗？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上面一段在文字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这期间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许多省市两会的“名词解释”里有不少网络词语。网上查询到2001年2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报道叫《上海人大会议上新名词刷新快》。全国两会也有类似“名词解释”的材料。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当代》2001年第2期在上一期刊登了宁肯的《蒙面之城》上部之后又刊登了下部，同时刊登了《编者按》说：“宁肯的《蒙面之城》不仅完全超越了以痞子蔡为龙头的《亲密接触》阶段，就是与成熟的文学载体刊登的成熟作家的成熟佳作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宁肯）正在给我们树立一个标志——‘网络文学’同‘非网络文学’比肩的标志。”

近一年来的网络语言冲击波的发展，总的看来，跟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的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含有共同的规律。

几位语言学家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发表文章对上述批评和质疑作了一些回答。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答了其中的一些批评和质疑。2001年4月30日上午，我在北京广播学院、BBC国

际台“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言，比较全面扼要地回答了批评和质疑：

一、交际值——交际到位的程度是衡量语言是否规范的唯一标准。

二、因为交际类型不同，对不同语体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的要求。

三、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组成，它们共同为交际服务，比较活跃的外层是比较稳定的内核的唯一来源，这两个部分基本上是互补的关系，从比较活跃的外层到比较稳定的内核基本上不是优胜劣汰的过程。

四、求稳和求新是语言既能用来交际又交际得好的要求，语言能力是既求稳又求新或者说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这种交际和能力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力。

五、如果一个语言不能发展了，那是最大的不规范，我们为我们的汉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感到无比的高兴。

六、网络的实质是扩大交际，网络语言的实质也是如此，它的实质不是黑话。

七、在语言创造面前人人平等。

八、1997年又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已经纠正了1951年提出的纯洁语言的口号。语言是为不同层次的人服务的，人不纯就谈不上语言的纯；人掌握语言是有个学习过程的，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但又是一个还不到位的也就是不纯的过程；语言还要发展，发展了，人们又要学习；语言不规范现象也是会不断新生的；语言的不纯洁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组成部分。

九、游戏功能是语言的重要的功能。

十、对于社会上的不好的语言，既要治理又要告诉学生那些是不好的；对于社会上的不同的语言品种，要告诉学生先学哪一

些，同时适当告诉学生社会上有不同的品种；对于学生还不宜知道的社会上的语言，想办法叫学生不要接触；对于社会上新的好的语言现象，要适时适度地吸收到学校的教学中来。

这里再说一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文化是动态的，有传世的基本精神，还有时代性，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发扬才是最好的继承。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神，如《周易正义》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卷一）语言正是由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内核以及中介物构成的，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一点，正是从一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正义》还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卷四）“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语言也是如此。我们赞成 1986 年 1 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的做语言文字工作的态度和方法：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首先要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积极地做促进工作。

我们认为我们当前网络语言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主要问题是还不够文明，在求新方面度有些过。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介入和引导，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和语文程度。

近几个月来，不少语言学家敏感地提出我们面临着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论战。我们认为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是这场大讨论或者大论战的催化剂，因为当前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已经涉及了语言功能、语言规范、语言教学、新词新语、广告语言、外语词的使用、词典编纂等问题。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争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冲击波的发展，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教学等问题讨论、争论的汇合。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还引起了我们对四个媒体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也引起了我们对语言传播学说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

徐熊在《看“大爆炸”下的美国传媒》(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认为通讯社是第二媒体,因特网是第五媒体,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五个媒体的有关问题进行总的反思。

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大论战,目前可以说是前奏阶段。我们要接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30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两个教训,一是态度要好,二是要重在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

我们编写《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班子编写了这本专著。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研究员、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语言文字应用》主编,长期从事新词新语、语言规范、应用语言学历史及理论等研究,撰写第一、十章和统改全书。副主编熊征宇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的教师,也教播音主持方面的课程,撰写第七、九章。孙述学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的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新词新语的品位,毕业之后在《中华儿女》杂志当编辑,现在负责《中华儿女》网站的工作,撰写第二、八章。刘海燕是北京广播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副教授,是《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副主编,撰写第五、六章。张莉是河南许昌师专教语言文字的教师,撰写第三、四章。我感谢我的这些同事们的努力工作和团结合作。

我们感谢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我们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第三编辑部主任苏耀彬对我们网络语言研究的极迅速的不断的很有魄力的关心和支持,而且亲自担任我们词典和专著的责任编辑。

这本专著肯定有许多疏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谢谢广大读者,谢谢互联网。

于根元 2001年5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网络语言研究提要	(1)
第二章 互联网的历史和网络语言的发展	
第一节 互联网的历史	(22)
第二节 我国互联网的发展	(28)
第三节 互联网的文化特性	(43)
第四节 互联网上语言的发展	(49)
第三章 网络语体的特点	
第一节 语境和语体	(57)
第二节 网络语言是口语化的书面语体	(58)
第三节 几种网络语言在语体方面的特征和变化	(63)
第四章 网络语言的特征	
第一节 网络语言产生的语境	(73)
第二节 网络语言的总体特征	(78)
第三节 几种网络语言的特点	(88)
第五章 网络词汇特点	
第一节 总体风貌	(95)
第二节 词汇体系构成情况	(98)
第三节 从网络词汇看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	(109)
第四节 关注网名.....	(114)
第六章 中国大陆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网络词语比较	
第一节 列举.....	(121)
第二节 比较分析.....	(125)
第三节 网络词汇使用的思考.....	(128)

第七章 网络语言与其他媒体语言的比较

- 第一节 网络媒体的特点 (134)
- 第二节 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137)
- 第三节 四种媒体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43)
- 第四节 网络语言与其他媒体语言的比较 (144)

第八章 网络语言的优缺点与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

- 第一节 专业化、科技化与全球化 (161)
- 第二节 简约性和随意性 (165)
- 第三节 谐音 (170)
- 第四节 义符化走向 (175)
- 第五节 多样性和局限性 (183)
- 第六节 粗俗化 (188)
- 第七节 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 (190)

第九章 网络语言的规范

- 第一节 网络语言的现状 (196)
- 第二节 网络语言需要规范 (205)
- 第三节 网络语言规范的态度和策略 (210)

第十章 发展中国语言传播学说

- 第一节 发展中国语言传播学说的契机 (216)
- 第二节 网络语言发展展望 (221)
- 第三节 网络语言引起的一些思考 (228)